

台湾丹青武侠作品集

玫瑰花符

叁

丹青
作品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丹青武俠作品集

玫瑰 花 符 (三)

3
青海人民出版社

玫瑰花符

丹青 著

出版发行:青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卫东

印 刷:青海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41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2 月 第一版 2000 年 2 月 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7-225-01476-5/I·240

定 价:全套定价 73.80 元

内 容 介 绍

“花符!”“花符!”

“花符!”

“花符?”

“是的，那种带刺的花又出现了!”

为了一朵玫瑰花的出现，整个武林居然为之骚动起来。

那是仲秋望日，月圆十五的子夜。

王屋山，太平峰顶，当“华山”，“黄城”“长白”，“昆仑”“峨眉”等五大剑派在五年一次的“以剑会友”，正在融洽进行之际，五剑派掌门人眼前白影一现，一名手擎紫玉玫瑰的白衣蒙面女子，突然不带一点胆颤。居然飞上当场。

目 录

第四十三章	金枝玉叶.....	(503)
第四十四章	险中弄险.....	(515)
第四十五章	急如星火.....	(528)
第四十六章	寻药奇遇.....	(534)
第四十七章	计狡欺猛虎.....	(542)
第四十八章	情重困金刚.....	(553)
第四十九章	红灯三两盏.....	(564)
第五十章	马独人影双.....	(574)
第五十一章	仗义救弱.....	(582)
第五十二章	木棒妙用.....	(592)
第五十三章	答报老僧.....	(604)
第五十四章	闯向魔宫.....	(614)
第五十五章	初获师讯.....	(625)
第五十六章	魔宫奇案.....	(635)
第五十七章	七星扬威.....	(646)
第五十八章	金袍加身.....	(657)
第五十九章	礼让佳肴.....	(666)
第六十章	插翅飞去.....	(674)
第六十一章	盒中人头.....	(687)
第六十二章	迷魂倩女.....	(703)
第六十三章	危机遍地.....	(716)
第六十四章	为女请命.....	(729)
第六十五章	两代情仇.....	(740)

第四十三章 金枝玉叶

他走至暗处丢去草笠和旱烟筒，同时脱下粗布短衣，换上擗得发皱的青绸长衣，现在除了一张面孔有点泥土气外，他已经有资帮进人家酒馆而不致为人注目了！

单剑飞进入酒馆后，叫了一份简单的酒菜，一面吃喝，一面满听扫视，那名黄衣人不在听中，他知道大概是去了后院客房了，用完酒菜付过账，伙计倒来一杯茶，他趁无人注意，悄悄起身踱向后院。

后完很宽也很静，一人正在西箱廊下低头打转，走过柴又走过来，不知道是在想什么还是在等候甚么，样子原得颇为焦躁，一付心不在焉的样子，一身黄长衣，正是刚才那名黄衣人！

单剑飞装作也是栈中房客，偏开半边脸，背着手，关关地走过去黄衣人来回来来找转如故，连头也没有抬一下，单剑飞看清院中别无他人，心想，‘胡驼子’年前教的那一手可以‘学以致用’一下了！

两条身躯相错而过，单剑飞出其不意一把抓出，那人冷有防此，竟给抓个正着，欲待挣扎时，单剑飞出手如电，已又以另一双手迅速拍向那人的哑穴，口中同时出声招呼道：“老弟，你好——”

语气之亲切，有如他相遇故知，左臂肘变一勾，半挟半拖地把那人拉入有灯光的那灯下一看，单剑飞眼了，一点水错，果然是‘他相遇故知’！

原来他现在挟到房中的竟是那位贪淫好色，无恶不作的‘黄衣甲 象王’

单剑飞呆了呆旋即冷笑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今天算是你这厮末日到啦！”——

牙一咬，就待扬掌劈下，忽然脑际涌起那天在泰山兴太阳神翁面床垂泪的情景，转念想道：这厮虽然十恶不做，但华竟是太阳神翁的侄孙，而且他们申家也只有这支血种，我何不留着交给太阳神翁本人处理？

于是，他缓缓放落右掌，左手一紧，先将对方右臂‘曲泽’‘麦门’两穴死，接着又对左臂的‘小海穴’和‘支正穴’这样，对方就跟一个不会武功的人没有多大分别了！

黄衣申象玉面色惨白，额汗涔涔，眼神中充满惶惑和哀告之色，似说：朋友，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

什么地方得罪过你朋友，我连认也不认得 你呀！

单剑飞不理他，松手道：“站好，我们先来换件外衣，你现在只剩两眼可以活动，如果不老实，那就连站的权利也不留给你了！

黄认申象玉天性好色而又怕死，闻言果然乘乘不动，不过，眼神中怀疑之色却愈来愈浓，似说：“旧为了一件衣服就值得这样做吗？”

单剑飞将申象玉那件黄衣脱下换好，二人身材差不多，穿起来正合身，他正想为对方穿上自己那件青长衣，门外院中忽然有人着嗓门叫道：“副座都 准好了么？”

单剑飞大吃一惊，副座，什么副座？

但来人明明走向问箱房内发话，时间上已不客他多所思考，于是，他忙也着嗓门回答道：“先去叫几样酒菜来！

门外那人讶然道：“副座不是说——？”

单剑飞佯怒着：“叫你去你就去！”

副座果然有副座的威，那人‘着’了一声，立即返身离去！

这下单剑飞可忙了，他已没有时间去计较副座正的问题，目前待解决的，便是如何才有会给刚才那人回时瞧出破绽，他不能一走了之，第一，这个申象玉太重要，杀海里，也放不

得，第二，这声副盛大有方章，说不定这个‘副座；’就是那批黄衣人之‘副座’，要是不错，万流扫宗，正证明前此丐帮件的制造者，以及申象玉暗中投靠者，即为那个什么‘神威宫’

要易容，已经不及，虽然申象除了眼神不正，五官之英后兴他相去不远，只须稍稍更动即可乱真，但就这么一点时间他也没有了。”

匆促间，他看到对方襟口露出一角黄纱，知道那是一蒙面纱罩，只好先取过来戴上，由蒙面纱罩，他想到对方应该还有一枚符牌才对，伸手一摸，果然找着，牌为银质，形式则兴前此自紫衣街士身上取得的没有两样，一面是‘神威宫’，一面则锁的是‘黄认副领队’！

单剑飞一脚踢对方腿弯‘承筋穴’，申象玉咕弄栽倒，单剑飞再一脚把他踢去炕下，刚刚回过身来，那名黄衣街士眼泡浮腹，眼神们烁，嘴角吟着非出内心的奸猾笑意，原然也是一名好色之徒！

呢。

他不得不冒险一下了，头一抬，冷冷问道：“本座一向如何喊你？？”

那名街士一呆道：“副座这是什么意思？”

单剑飞冷冷地道：“回答本座！”

那名街士惶恐俯身道：“本官一向均以编号代名，小的是黄衣第五号，副座一向均喊小的一声‘五号’。在人前方喊本名‘张得功’，小……小的实在不知道副座为什么忽然这样问。”

单剑飞冷冷说道：“本座只是醒你一下，你是本队第五号街士，而本座则是本队副领队，下次要你做什么，希望多做少问！”

黄衣号恍然大悟地噢了一声，连忙应道：“是是！”

跟着，低声又接下去道：“队座不在，‘黄衣分宫’就低剩得副座一个，三更尚要接驾，副座再要用酒菜怎来得及官辨事？”

单剑飞约略清楚了：隐在那座宋宫故殿里面的原来是‘神威宫’的‘黄衣分宫’！

这么说来，今天傍晚只见到有蒙衣街士出入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这名五号街士口中所说的‘接驾’是‘接’什么人的‘驾’呢？

‘神威宫’主子么，既然三更有这等大事，现在又准去什么地方。

当然，分弄不清的太多了，如今，他如果处处存着好奇，设法一套问，迟早免有了要露出马脚，险中弄险，能避免为上，能见到‘神威宫’主人，以及查清刻宫兴波武林究竟是何居心方为一等要务！

所以，他现在应该摸索着对方语气逐步行事。

于是，他故意沉吟了一下道：“好，那么我们马上就去吧。”

黄衣号欣然道：“好亟了！”

两人出房，栈中伙计正好端着酒菜迎面走过来。黄衣五号挥挥手道：“拿回去，明儿照算！？”

单剑飞见黄衣五号兴致勃勃的，心想：“去辨什么事这厮这般起劲？？”

申象玉兴这名黄衣五号似乎是这儿的老主客，伙计恭谨地哈哈腰，原般以又端了回去，二人来到院中，黄衣五号一蹬登屋，单剑飞随后跟上，心想，‘这厮手倒不弱，’

黄衣五号似在带路，一直走在前头，不多一会，二人从落一座大宅第的耳房屋上，单剑飞低声问道：“到了么？”

黄衣五号点点头，附耳指着下面轻声道：“那妞儿跟日间带着的那名俏婢就睡在东最后一间，她老子虽然是开封这儿有名的‘神弹’朱年中，但那妞儿跟女婢却完全不擅武事，

副座看着辨事，那名婢小的可以随便抱另外一个地方去。”

原来抽空先辨的竟是这么一椿好‘事’！

单剑飞火往上冒，几乎抬抬一掌括去；但是，他努力忍耐下来，故意望天色道：“‘神弹’去了那里，黄衣五号道：“听蟾去了朱仙镇。”

单剑飞又道：“几时回来？”

黄衣五号道：“据说要在五六天之后。”

单剑飞点点头道：“很好，我们回去吧！”

怎么办呢？”

单剑飞淡淡地道：“你打听时耗时太多了，现在已是二更左右，时间太匆促，横竖那老头子要好几天才回来，明后天有的是时间，误了时间，误了三更接驾可不是闹着玩的。”

黄衣五号喃喃道：“副座儿儿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单剑飞暗自一为，不禁轻轻地乾咳了一声，黄衣五号似乎悚然有怕警觉，忙不迭矮下身了子低低说道：“副座所言甚是！

单剑飞忽然发觉到‘乾咳’的‘妙用’当下决定再以‘动作’作了威的气氛派，下已一甩，同时挥了挥臂。黄衣五号奉命唯谨的走去前面。

一路越屋飞从，不一全到连宋宫故殿，单剑飞留上心了，他倒要看看“黄衣分宫，究竟在故殿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出

入？警戒的情形如何？

绕至宫后，黄衣五号是为了在他这位‘副座’面前讨好，有意在入宫之前；先行装模作样地四下察视一番，以表示他为人行事之谨慎精明；单剑飞心中好笑，趁机以眼角向左右打量过去，想得看附近有无其它巽状，那想到等他度抬起头来黄衣五号已连同那座石墩一起消失不见，

单剑飞在吃一惊，定睛望去，那座消失的石墩，这时正自地面冉冉上！

单剑飞完全明白了，原来机关就在这座石墩上。

单剑飞想着，不敢怠慢，从身一蹬，也向石墩上落去，可是，当也身开落定后，他慌了石墩说话动如山，任他如何踩踏，脚下竟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就在这时候，忽听身后有人低声道：“副坐怎么不进去？”

单剑飞批头一看，正是那名黄衣五号，他于心慌意乱之下，也没有留神到黄衣五号是打那儿攒出来的，原然这座，黄衣分宫，进去是条路出来又是一条路，机关布置，似乎相当雄，这一来，单剑飞更慌了！

他想：“试试看吧，横竖这名黄衣五号自己也放在心上，一旦苗头六对，用强亦平为迟。一

于是，他轻轻哼了一声自然石墩上跳下，他想先察一下

黄衣五号对他这番异常学止有何感觉。

黄衣五号眼神一变，低声问道：“副座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可疑微象？”

单剑飞放心了，当下故意端足架子沉声喝道：“没有你的事！”

黄衣五号连忙躬身应了一声：“是”

单剑飞又故意仰脸思索了片刻，然后挥手道：“没有什么，我们进去吧！”

黄衣五号遵命又朝石墩上蹬去，这一下单剑飞可六敢再错过了，他连足；目力，目光如炬地盯紧黄衣五号的双足，果然，秘密被他找出来了，黄衣五号身形从起，左脚先落，右脚探出，在石墩里的一面，浮着拳头大小的一这出而活动的一凸，头即为枢所在！

单剑飞跳上石墩，如法泡制，石墩以同样速度向下落上沉落，下落约丈五许，眼前现出一条碎石通道，单剑飞走下石墩，石墩立即又向上升去，石道相当宽阔，两壁卦着绢宫灯静宁以待，单剑飞不由得微微每紧张起来，模仿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就不轻易了！

例如说：这座建在宋宫故殿底的‘神威宫’‘黄衣分宫，’有多大，里面有多少人度对待他们或她们？

还有比重的一个问题是：他现在谨是这儿‘副座’‘正座’又是谁？‘正座’不在，是去了什么地方？何时会回来？‘正座，’之武功，自然要比‘黄衣 申象玉高明，万 一回来碰上，对方会不会马上认穿？认穿后自己是否应付得了？

另外，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三更转眼即至，所谓‘接驾’接的是不是‘神威宫主’抑或神威宫中某一位次要人物？

‘接驾’仪仗如何万一问起一些他所不能回答的‘宫务’又怎辨？

处而言之，问题太多了，每一个小地方都可能出毛病，只要一旦马脚露出，除了拚掉一个算一个外，再无他策！

他告诉自己：既来之，则安之！于是，他定了定心神，抬起眼光，缓缓向两婢走去，两婢微微躬身，然后转向身提灯前行，黄衣五号则亦步超 的跟在他身后，像这样还算好，如果两婢客气点让他走在前面就麻烦了。

走出通道：“是一片 很广阔有无数蜜室，两婢将单剑飞引入西北角一条甬道中，黄衣五号在甬道口躬身躯，并未跟入。

单剑飞又一度提高警觉：“他晓得，大概是‘自己’的队室 到了！

愈接近一个人的私生活，愈容易看出一个在习惯上的每一个小细节……现在，第一道较重的考验开始了！

进入甬道不过十来步，迎面是座石屏，这时忽然自屏后传出了一个迦肠气的娇柔语音道：“小玲，是副 领回来了吗？”

单剑飞一楞，脱口道：“谁在里面？”

那个准答话的小玲不禁一楞道：“什么，副领队连‘金枝’姊姊的馨掩师着自语道：“我还没有回来，她在里面做什么？”

另一名女婢掩口道：“今天是‘金枝’姊姊当值，她有胆子，敢不在里面等着？”

单剑飞没有再说什么，然心下已经明白过来。‘玉账圣宫’虽然美女如云，但除了‘十二金钗’座下少数几名‘花女’不太检点外，除着，‘十二金钗’以上，均属奉命 微露轻狂，以连到挫辱各 门派尤其是各右剑派，进 而到诱激‘七星剑’出面的目的，黄衣申象 玉好色如命，像这样‘可望不可及’地望梅而不能止渴，自然忍受不了，行强吧，‘金陵浪子’柳燕主动调戏‘名卿 海棠 姬’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此，‘神左威宫’一旦以色相召，自是毋怪这厮连叔祖‘太阳神翁’也不原了！

单剑飞思忖着，向石屏后面走去。

两名提灯婢女分向两边耳房中退去，单剑飞 见前面只有布幢而没有门屏，后灯火颇亮知道这就是自己的队室，不管怎么样，不进去是不行了了。

伸手挑开布一角，一脚刚刚跨入室内，吃吃一声，一双滑腻的粉臂突自背后一把搂来！